

## 史公祠

陳雨石

史公祠（又稱「史可法紀念館」）位於揚州城中古城河畔，是一處極幽靜的院落。揚州的計程車司機只知有史可法路卻未知有史公祠，蓋祠堂隱於一處小巷內，不在大道旁之故。

史公祠平日幾無遊人，售門票的人也不甚熱心，沒有問我是否需要一名講解員。像個園這樣的熱門景點，還未走到門口，就有滿臉堆笑的大媽湊過來兜售便宜的門票或者鼓勵遊人花錢請一名導遊了。個園的導遊大略都是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對業務還不甚熟練，我數度碰見躲在假山下憋足氣背誦導遊詞的講解員。其實講解園林一類的景點還比較簡單，因為涉及的無非是一些園林佈局、景點寓意或者對聯內涵等書面知識，而這些知識遊人一般不知，所以即使導遊講解有紕漏遊人亦能聽得津津有味。史公祠則不然。導遊當然可以把百度百科上介紹史可法的文字全然背誦下來，但講解歷史人物若完全不帶感情，則了然無趣寡淡無味也。

步入史公祠，迎面便能看到史公的塑像端坐在祠堂內，目光如炬，威嚴如神，塑像雖簡陋斑駁，尚能感覺史公之威儀。遙想當年史公披甲執劍，立於仲春的揚州城頭。風有些寒冷，帶著冬日的肅殺與馬糞的異味，這些異味來源於城外五裏處的清軍營地，多鐸統禦的騎兵已經蠢蠢欲動了。1644年，吳三桂引清軍入關，順治登極，正史上的明朝滅亡。而在南方，南京的大臣擁立福王繼承大統，是為弘光帝，明朝國祚以「南明」的身份苟延殘喘。面對清人令人膽寒的騎射，南明人心惶惶，弘光帝本人貪圖安樂難成霸業，朝堂之上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清流」

閩黨之爭餘煙未消。各地守軍群龍無首，根本無力撻清軍之鋒。清人南略，如入無人之境。所遇抵抗最烈的地方，竟然是無險可守的江南。而1645年四月的揚州死戰，是獻給這場註定失敗的抵抗最後的慷慨挽歌。

祠堂後面是一方土丘，雖言「丘」，卻有一個大氣的名字——梅花嶺。這裏是史公的衣冠塚。據清人全祖望在〈梅花嶺記〉中的記載，揚州城破後史公戰死，其部將在遍地殘屍中尋不到史公的遺體，只得收殮其衣物，葬於梅花嶺下。此處立有一石碑，上書「史公可法之墓」，然文字已有些漫漶。墓上荒草萋萋，寒風拂過，頗有蕭瑟之感。梅花嶺上的確是植有梅花的，冬日此時，嶺上梅花盛開，幽香撲鼻，想來又別是一番風景。然此處終究非是賞梅之所，四處雜草叢生，苔痕滿布，史公墓前空空蕩蕩，既無祭品更無香爐，其境實是過於淒清了。遊人到此憑弔，不禁會想起薑夔在〈揚州慢〉中的句子。嶺上紅梅，年年知為誰生？當年的黍離之悲亡國之痛，到如今只化為一縷殘香，來祭奠這城中無數的英魂。

揚州城破，清軍屠城十日，死傷逾八十萬。清軍渡過長江繼續南下，江陰人拼死抵抗，屠城；嘉定人寧死不屈，屠城。溫柔的江南，頓成血腥的修羅場。南明大臣依然只顧黨爭，在國難當頭之時拿不出半點抵抗的勇氣，更有望風而逃者屈辱降清者不計其數。堅守揚州的史可法，不愧是一面旗幟。儘管史公在戰機判斷和統禦部將上有所失職，然而他畢竟是為數不多的抵抗者。他明知以一己之力無法對抗數倍於己的清軍，卻在危難之際迎難而上，帶領全城將士百姓死守到底。這樣的人，當得起「民族英雄」的稱號。

周志文老師在他的〈甲上冰霜〉一文中寫道：「缺乏英雄的時代，有此英雄已屬難得。想到『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想到以筆管拄眉，為國事忍睡不

寐，對這樣一個人，我們還有什麼可挑剔呢！」「甲上冰霜」一事，見於桐城派大師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崇禎末年史公率軍抵抗張獻忠，常常數月不休，堅守城頭，身上鐵甲竟為寒冰所覆。史公本一介文人，因其文章受東林黨人左光鬥賞識而入朝為官。左氏後來為魏閹構陷入獄，受盡折磨，學生史可法化裝入獄探視，為左光鬥斥罵而出。這一段描寫在〈逸事〉中堪稱驚心動魄又感人肺腑。我旁聽周老師的「《史記》」課，老師偶然提到此文，講到此處，也如文中左公一般「目光如炬」，聲音激昂，聽者無不動容，甚有人垂淚。周老師是我平生第一次遇見的有傳統文人風采的教授，他講課的時候似很能與文中人物通感，所以極有感染力，讓人如身臨其境般。中國的文人內心多充滿火熱的家國情懷，投筆從戎以身殉國者眾。觀明末之時，降清者如洪承疇吳三桂等是武人，抵抗者反是史可法夏完淳等文人出身的將領，而洪吳二人後來竟被列入《明史》中的〈貳臣傳〉，滿人亦明白忠義之於統治的重要性，對這些叛將自然口誅筆伐。然史公之氣節，乃中國文人的風骨，此是我華夏得以延續的內在力量，不是「忠義」一詞能代表的。文人效忠的並非某一政權，而是整個民族的傳統。周志文老師似對國共兩黨都頗有微詞，他所念茲在茲的依然是中國的文化。他曾經感慨說，臺灣最古的歷史遺跡不過能追溯到萬歷年間，而大陸之上，俯拾皆是歷史，而大陸人卻不知道珍惜。聽說當年周老師帶學生遊學山東，在孔子墓前嚎啕大哭，其哀者，又有誰人可知？